

# 锦绣嫡女

完結篇

下

醉疯魔

ZUI FENG MO WORKS / 著

| 西子情 | 袈裟双树 | 青青的悠然 |

**联袂鼎力推荐!**

醉疯魔继《浴火王妃》后再开古言大戏!  
且看千金嫡女自强不息,活出锦绣人生!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# 锦绣嫡女

完结篇

下

醉疯魔

ZUI FENG MO  
WORKS / 著





#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001/ 第二十五章 围猎惨遭熊袭
- 013/ 第二十六章 巧施针玉妃失宠
- 028/ 第二十七章 回宫途中遭反贼
- 034/ 第二十八章 落孤单互防互助
- 048/ 第二十九章 回京城面临谣言
- 058/ 第三十章 麓云卿巧施妙手
- 071/ 第三十一章 寻遗物谜底将解
- 078/ 第三十二章 碧嫔失子假怀孕
- 095/ 第三十三章 五箭齐出钉小鸟
- 119/ 第三十四章 夫妻夜灯忆初识
- 128/ 第三十五章 赏灯遇敌巧破袭
- 150/ 第三十六章 十三谋杀被抵命
- 158/ 第三十七章 受辱巧遇五皇子
- 169/ 第三十八章 亲赴灾区夫妻遣
- 183/ 第三十九章 夹道遇伏帝王劫
- 199/ 第四十章 皇子齐聚心思异
- 211/ 第四十一章 稳后宫珍妃稳势
- 221/ 第四十二章 凤檀大谋星转移
- 235/ 第四十三章 库房亲密撞谜底
- 246/ 第四十四章 惊险宫变定大局
- 265/ 第四十五章 海棠凋落云卿孕
- 275/ 第四十六章 满城流言惊解谜
- 289/ 第四十七章 风雨飘摇终了结
- 297/ 番外

## CHAPTER 25

## 第二十五章 围猎惨遭熊袭

瑾王妃的丧礼举行完毕，已经是十一月中旬，马上就迎来了皇家初冬狩猎。

每当冬季来临，万物就完全停止了生长，灌木枯萎，动物们积蓄了一个夏天和秋天的食物，长足了一身肥膘，准备冬眠的时候，就是皇家狩猎之时。

这个时候，既容易追踪猎物，又非动物繁育季节，且冬天的动物皮毛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，又厚又软，是人们最喜欢的保暖皮料。

大雍自开国以来，每一任君王都会进行狩猎的活动，每年一期，几乎朝中重要官员都要来参加。时间通常持续五天，而随着皇家狩猎完毕，民间的狩猎活动，也会在此之后展开。

东山围场位于落玉山上，是天越最大的围场，为皇家专属，早在明帝要到来之前，就已经清场了，方圆五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

云卿第一次随皇家狩猎，进了自己那一间帐篷后，发现与想象的完全不同。虽然只是一个帐篷，外面看起来相当简单。然而进来之后，里面却五脏俱全，如同一间缩小的卧室，装饰精美，被褥齐全。内外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
桑若进来之后，先是在帐篷周围检查了一圈，才和流翠一起指挥人抬箱子进来。

在欣赏了一圈帐篷之后，云卿刚想歇息一会儿，外面便有人来找她了。

被请进来的人竟然是章滢，云卿见到她，莞尔一笑：“这么快就来了？”

“在帐篷里也没什么事，闷在宫中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总不能又坐在里头待完这五天。”章滢穿了一身霞红色的骑装，脚下踏着鹿皮小靴子，打量了云卿的穿着，“你换一身衣裳，咱们出去转一转吧。”

瞧着章滢眼底的期盼，云卿知道这一年在宫中的日子，章滢只怕是过得极为不痛快，日日就在那一亩三分地的后宫，对着一群心思莫测的人，所以一到围场就想出去透风，云卿笑了笑，吩咐流翠拿出早准备好的素白骑装，披了件黑色的貂毛大氅，便同章滢一起出外。

掀开帘子，外面便有北风迎面吹来，好在两人身上都穿得厚，此时也不算是最冷。

“都是第一次到这里，咱们也别走太远了。”云卿看着周围的树木，虽然这里有侍卫守护着，但是毕竟是围场，野兽出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

章滢瞧着下了薄雪的树林，树干光秃秃的，偶尔挂着一两片残叶，孤零零地在枝头摆动，似乎不堪重负地想要卸下那最后一点牵挂，却怎么也不能放手，被树枝紧紧地拉住，可怜又无辜。

多像她啊！

章滢提着裙摆，嘴角浮起一抹寂寞的笑意：“去前面看看去，附近哪里会有野兽，这么



多人来了，吓都将它们吓跑了。”

云卿左右看了一眼，整个围场都被侍卫守起来了：“我听说，你用心头血给西太后抄祈福的经书，摆了玉嫔一道？”

章滢走了一段路，便觉得有点累了，这么久待在宫中，每日里养尊处优，人都娇气了起来，但是她仍然没停：“她发现我和安初阳之间有些不对劲了，所以分别派人给我跟安初阳送了信，约在明月亭。”她眸中带着淡淡的嘲讽，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四周，“但是玉嫔没想到，我和他之间可没什么私情。”

这件事云卿大概也听说了一些，再听章滢一说，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细节：“玉嫔就是那一日看到你和安初阳的人了。”

章滢踢开一个石子，抬起头来望着云卿：“但是那一日在园中差点将我弄到太液池里的人，应该不是她。”

云卿停下：“那是谁？”她顿了一顿，“你进宫这么久，东太后有找过你吗？”

当初章滢入宫，就是东太后在其中动了手脚，既然她想要章滢来做棋子，必然也要有所动作。章滢手指揪着衣袖上的一圈白色貂毛，笑了一声：“请了我两回，每次我都去了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说话也平淡无奇。她大概知道拉拢不了我，以后就没什么音讯了。”

章滢虽然对她多存怨愤，然而自己入宫时间短，根基并不牢靠，又知道心机比起东太后未必能胜得一筹，所以也只好忍耐下来。

前面是一处斜坡，下面一条奔腾的河流，即便是冬日，流水依然湍急。章滢蹲下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子，掂了掂后，道：“玉嫔一次不成，定然还会有第二次，与其如此，我倒是想趁着这次围猎除掉她。”

“你有好法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章滢扬手，奋力地将石子抛了出去，弧线坠落到了山下，没入了一片黑暗之中，再也看不见。她转过头来，凤目含着一缕冷意，“不过我会想到的。”说着，她又蹲下去，捡了两块石头，面上绽放出一朵笑意，“来，咱们丢一下，看谁丢得远，这样粗鲁的动作，在宫里可是不能做的，你在王府里应该也不可以吧。”

望着手中石头，云卿温煦一笑：“好啊，咱们就看谁丢得远！”面对着广阔的天地，云卿一直紧绷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。

丢累了，两人寻了一块光滑的石头坐了下来。这石头像是被风吹了多年，形成了椅子的样子，有背靠，有扶手，只是比起一般的椅子来要大很多，坐的部分也要矮一些。

“坐在这儿吹一吹风，心情也舒畅了许多。”章滢拿着帕子想要擦一下额头出的细汗，又看帕子脏了，索性也不擦了。

“休息一下就回去吧，这么吹容易受寒。”云卿说完，却听远处传来树枝断裂的咔嚓声，像是有人往这里走来，她透过石头天然的缝隙朝外面看去，便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。

男子一袭深紫色的大氅，身材高大，面容冷酷，古铜色的面容上有一种铁器般的寒意。



而女子系着碧绿色的斗篷，斗篷下巴掌大的清秀小脸上，黑黑的眼珠子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眼眸，秋水如泓，灵动婉转间又含着一抹娇媚，别有一番独特韵味。

“四皇子，就在这里说吧，我若是离开营帐太久，让人看到了不好。”清亮的嗓音，带着一股高傲，章滢一听，便知道来人是玉嫔。她朝着云卿睁大了眼——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

云卿摇了摇头，竖起食指放在唇边。

四皇子冷沉的声音随风送来：“上次出手失败了，这次猎场，有什么打算没？”

玉嫔道：“殿下，上次出手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，不知道慧空那个老秃驴会突然出现在明月亭，还帮着珍妃说她在为西太后祈福。”

“你说慧空突然出现了？”四皇子眸色微深，“失败了就是失败了，何须责怪他人！我让你到皇宫里做妃嫔，不是来看你失败的！”

玉嫔脸色一僵：“五天时间，我自然有打算。上一次她竟然让我在陛下面前丢了脸，这一次我保证不会让她再有机会翻身！”

听到两人谋算着要怎么害自己，章滢顿时冷笑了起来，她还没有准备下手，别人就已经要取她的性命了！

察觉到章滢气息不稳，云卿示意她冷静。四皇子身手不弱，任何动静都会引来他注意的！

与此同时，像是听到了附近有人，四皇子突然敏锐地朝着云卿和章滢这边看来，一双鹰眸之中露出了凌厉的目光，两人齐齐贴近石头，屏住呼吸，缩成一团，尽量不让人发现。

好在四皇子走了两步之后被玉嫔喊住：“殿下，下面好像有侍卫过来了。”

四皇子终于顿住了脚步，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：“你好好准备，这一次别再失败！”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手脚都开始发麻，确定已经没有人了，云卿才慢慢地站了起来：“走吧，我们也要回去了。”

章滢拍了拍衣裳上的灰，冷笑道：“看来还真是缘分，连谈事的地点都和咱们选的一样。”

云卿挑眉一笑：“可不是嘛，孽缘。”

章滢听了这话也笑了，刚才郁闷的心情顿时消散了一大半，两人相互整理了一下衣裳，以免让人发现到了这座山上，给四皇子发现，特意换了一条路准备回去。就在这时，又听见林中传来簌簌的声音。

云卿立刻警觉地向后看去，难道四皇子又回来了吗？

“世子妃。”只见桑若从林间走了出来，脸上的表情仍然是一贯的淡漠，一双眼睛里带着冰冷的光芒走到了云卿的面前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记得出来的时候明明是没有带人出来的，桑若和流翠在营帐内收拾东西，怎么桑若此时又到了她的身后，只听桑若道：“奴婢奉旨不离左右地保护世子妃，既然世子妃不喜欢人跟着，那奴婢便远远地跟着。”

也就是说，云卿出了帐篷以后，桑若便一直跟在她的身后，只是桑若的身手很好，云卿没有发现，她一直潜伏在林子中，即便是四皇子来了，她也没有现身。若是那时云卿和章滢



被人发现了，桑若便会出手。她淡淡地一笑，心中却暗道，御凤檀派出来的暗卫也不知道是王府训练的，还是他自己的，个个都对他的话唯命是从，办事又快又利落，比起皇家侍卫不输分毫。

两个人到了山下，云卿让章滢要多多小心，虽然是没有听到玉嫔与四皇子两人究竟在策谋什么样的诡计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

围场的夜空繁星点缀，如同镶嵌在墨色锦缎上的钻石，美丽无比。

大部分的人第一天都已经劳累，早早歇息了下来，但也有那活泼好动，别有心思的人忍不住在黑夜中出来。

“十公主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出去，小心外头的野兽啊！”一顶华丽的帐篷门帘突然掀开，跑出一个梳着垂髻的少女，身后跟着一名宫女。

十公主转过身来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撇嘴道：“既然来围场，定然要来这里看夜色嘛，闷在营帐里有什么意思！阿蓝，你别管我了！”

那叫阿蓝的宫女见她路也不看，还走得飞快，生怕她不小心摔倒，急得脸都皱了起来：“十公主啊，你小心摔倒了！奴婢又少不了让嬷嬷骂啊！”她话音一落，十公主就哎哟一声，摔倒在在了地上。

“我的公主啊！”阿蓝一跺脚，急忙跑了过去扶十公主，却见一双纤纤素手已经在她之前伸在了十公主的面前，她抬头望去，那人披着的斗篷下露出一个尖尖的下巴，这个人，如今宫中是无人不晓，她连忙道：“奴婢见过玉嫔娘娘。”

玉嫔漠然地点点头，一把拉起十公主，笑容亲切中带着点傲意：“十公主也是出来看这夜色的吗？”

任阿蓝将身上沾的雪和枯叶拂去，十公主抬起下巴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不觉得，这里的夜色比皇宫的要好看么？天空辽阔，空气也很清新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出来走走，没想到十公主也在呢。不如一起走走？”玉嫔含笑发出邀请。

十公主虽然才十岁，但在宫廷里长大，防人之心自然是有的，她仔细打量了玉嫔，平日里她和玉嫔也没什么联系，怎么今日玉嫔还邀请她一起散步？

瞧着那一双眨巴的大眼睛，玉嫔暗地一笑，谁都可以从这张稚气的小脸上看出她在想什么，表面上却像是有点失望：“十公主主要自己去玩，那我也就不打扰了。只可惜，到了围场不能去打猎，实在是有些可惜呢。”

十公主本来转身就要走的，玉嫔这一句话成功地勾住了她的注意力，她停下了脚步，小脸上挂满了遗憾：“可不是嘛！今年好不容易让父皇带了我来猎场，却听说女子不能狩猎，这有什么意思。”

见小鱼儿上钩，玉嫔嘴角浮起一抹微微的得意：“对啊，我听说能来猎场也是很高兴呢，以前在民间，我也学过骑马射箭的，很想看一看陛下在马上的风采。”

呼吸间的气流与冷气相接，一团团白气升起，这夜晚的冷空气一点也没有降低十公主的

热情，她眨了眨眼睛：“原来除了我，还有人一样呢。那明日我可以去求一求父皇，也许父皇会答应，让我们也参与呢！”

玉嫔惊喜道：“若是能去的话，那简直太好了！十公主，谢谢你！”

半大不小的孩子总是希望别人将自己当作大人看，被人用如此期待的目光看着，十公主心里原有的一点忐忑都化为了乌有，计划着明日里要怎么去跟父皇说，让她参加狩猎。

第二日，明帝召集了众人。

十公主穿着一身火红色的骑装，头上梳着一个发髻，也和男孩子一样用玉金冠锁住。稚嫩的脸上带着一抹不服气，对着明帝道：“父皇，每年都是你们出去狩猎，儿臣也想要去。”

“哦？”明帝望着她道，“怎么，我们小十也想去狩猎了吗？”

十公主皱了皱鼻子，“可不是嘛，每次都是你们去打猎，我们女孩子也想要去的，只是父皇又不让我们去。光在这里看雪景有什么意思，那还不如去登山呢！”她鼓起腮帮子，看着明帝，一双眼睛里透露着少女才有的稚气和不甘。

明帝捏了捏她的脸颊：“小十的意思是要和父皇一起去咯？”

十公主撇了撇小嘴：“父皇，这里还有这么多人，你就不问问她们还有没有人要去吗？若是只有儿臣去了，儿臣拖了父皇的后腿，那可就不行了。不如咱们还问一问有没有其他人愿意去，咱们来抽签，分成几队一起去狩猎，看看哪一队打得最多，这样不是比寻常狩猎有意思得多吗？”

明帝乐呵呵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小十也长大了。年年打猎，没些新鲜玩法，估摸大家也都腻了。分成几个小组，看看哪一组打猎打得多，父皇就给奖励。”

英明的帝王们一般都能向他的百姓和朝臣展露他威严的一面，也能展示他亲切的一面。且不说明帝英明与否，但是他却深谙这一点。

此时，明帝的脸上就带着和煦的笑容，朝着众人道：“既然是小十提了要求，那么朕便准了她这个要求，众位女眷若是有人会骑射的便一起来参加。今日便分四组，朕一组，三皇子，四皇子，五皇子三人各领一组，一共四组，上前报名的女眷再各自抽签平均分配到四个组中，如此以显公平。”

此时女眷之中已经有一些小姐蠢蠢欲动了，大雍虽然对女子要求严格，但也在白鹿书院开设骑射课程，专门教勋贵高门女子骑射。而一些武官子女从小熏陶，也擅骑射，只是平日里不太展示出来。其实在她们心中也有类似于十公主的想法，只是碍于身份，不敢提出，此时见明帝开口，便有几入勇于上前报名。

“臣妾在民间也学了一些，不知道可否与陛下一起呢？”玉嫔穿着一身碧绿色的骑装，衬得整个人气质更为清纯，望着明帝笑道。

“爱妃也会骑射，那就一起吧。”明帝对笑道。

玉嫔轻笑谢恩，转头之时与四皇子两人的目光飞快在空中交接，朝着一脸平和站在明帝





另外一侧的章滢道：“臣妾曾听说过珍妃娘娘在白鹿书院是学过骑射的，今日难得陛下雅兴，让臣妾等参加狩猎，珍妃娘娘一起如何？”

明帝扬眉道：“珍儿，既然玉嫔邀你参加，不如就一起吧。”

明帝开口章滢就不好推脱，却听旁边一人道：“哎，我记得瑾王世子妃不是和珍妃娘娘是一个学院出来的吗？瑾王世子妃应该也会吧。”

明帝道：“世子妃既然来了，又是和珍妃一起的，就一起来参加吧，凤檀也在这里，看你们夫妻能不能抽到一组吧，也好做做夫妻档。”

御凤檀在旁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十公主就喊道：“世子妃，就凭父皇这句话，你也不能不去参加，让世子一人落单，多可怜啊！”

小孩子天真无邪的一句话让云卿无奈地笑起来，看来今日她是不去也得去了。

除了被点到名的章滢、云卿，另外还有玉嫔、二公主和其他四位小姐一起刚好凑足八个人。十公主她年纪还小，又是明帝心爱的小公主，特殊处理，不用抽签便和明帝一组。

其他七人则是要根据抽签来分配，御凤檀朝那签筒一望，声音慵懒之中带着一抹不悦，眼角斜飞道：“陛下不是说让我和云卿搭个夫妻档的吗？怎么还要抽签呢，直接就跟我一组吧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”五皇子笑道，“世子妃不抽，玉嫔和珍妃娘娘都想跟着父皇一起了，我们岂不是占了大便宜。”

女眷们虽然会骑射，但是只懂得一些皮毛，比起这些经常打猎的男儿来说可是差得远呢，哪队分得多了，自然是会减少打猎的力量。

五皇子此言一出，明帝便道：“此话有理，就先抽吧，小十跟朕一组，其他的再抽出一人跟朕，每组各带两名女眷。”

几人上前来抽走竹签，方宝玉溜到了云卿的背后，视线落到她抽出的竹签，瞧清楚上边的字后，大笑一声：“御凤檀，云卿和我一组哦！”

御凤檀抽的签正好是和明帝一组，他看着云卿，眼里有着无限的幽怨之意，云卿抿唇一笑，拿着签无奈地朝他看了一眼。她可不是故意抽到这签的，老天爷把她分到五皇子这一组，她也没有办法。不过幸运的是云卿和章滢两人都在一组。

抽签完成，本次狩猎分成四组，明帝带队的黄组，三皇子带队的绿组，四皇子带队的红组，以及五皇子带队的蓝组。他们带着各自的成员从四个入口进入猎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以号角吹响为信号，当号角连吹三声的时候，则停手回来，到时候，看哪队打的猎物最多，则由哪队获胜。

云卿所在的这一队除了方宝玉之外，还有安初阳。章滢望着安初阳，微微有些魂不守舍。流翠在身后急巴巴地看着云卿，道：“小姐，你去打猎吗？那里面多危险啊。”

云卿看了一眼满脸担心的流翠，道：“你怕什么，小姐我又不是不会骑马拉弓，虽然射不得豹子老虎，但是射个兔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。”

流翠道：“小姐，到时候你以为那猎物是由得你选的吗，万一扑到你面前来的不是兔子而是猛虎，那你可怎么办啊？”

云卿笑出了声：“身边这么多人，难道老虎就知道扑我吗，侍卫就眼睁睁看着它过来？”

“小姐！”流翠看到她一点都不放在心上，跺了一下脚道。

“好了，我自会保护小姐的。”桑若跟在她身边，挺直了腰背道。

云卿望了一眼她，其他的人身边都没有带着婢女跟着，云卿一人带了反而显得奇怪了，她朝着桑若道：“今日情况特殊，你不用跟着我了，围场里的侍卫都会小心守护的，连侍卫统领都跟我一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桑若不言，只望着御凤檀的方向，云卿明白她的意思，但此时却实在不能让桑若跟着去。

“好了，该走了。”已经有人来催促云卿出发，云卿朝着桑若看了一眼道，“婢女是不可以跟着去的，并非我不允许你去。”她倒是觉得有桑若在身边，的确可以放心一些，但是规矩不可破，若是她带了婢女，其他人必然也会带，这狩猎也不用进行了。明帝也不可能一再破例，将狩猎当成一场儿戏。

云卿对狩猎充满了新鲜感。在外头看时，觉得树林里面枯枝断树林立，空间非常的窄，走到里面之后才发现，不仅是窄，道路也十分崎岖。好在她们女子骑的马儿都是特意挑选的听话乖巧的母马，走起来不慢不快，就算不太习惯的人，也不会很难受。

五皇子穿着一袭明蓝色的箭袖，虽然不如四皇子那般的冷峻线条分明，也别有一番温和中带着英气的味道，他的箭术也很好。

因为是皇家围场不给其他人进入，所以上路上遇见的小动物很多，不时地会有狍子、野鸡从旁边慌乱地跳过。对于这些小猎物，五皇子、安初阳两人并不在意，只有云卿、章滢，还有方宝玉三人一路上望着那些东西，觉得十分新鲜。

到了林子深处，也不负安初阳和五皇子一路驱行，收获颇为丰富。当号声响起的时候，打了两头鬃毛野猪，三头膘肥体壮的麂子，方宝玉还帮着射了一头长角鹿，外带云卿和章滢射了几只野鸡。

既然信号响起，就不能再继续打猎了，五皇子掉转马头，对着众人道：“回去吧。”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关注周围的景色，一来是不需要再观察猎物，二来也的确是累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从林间发出了几声吼叫声，让本就凄冷的林子顿时更添了几分寒意。

林子中突然出现了一头高大的熊，浑黑色的皮毛布满了全身，胸前白毛形成一个倒“人”字，两只眼睛闪着红光，顿时将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五皇子在队伍最前列，一回头看到那熊，首先便大声呼道：“小心，有熊出没！”

安初阳则从背后抽出了箭，一箭射到熊的腹部之上。但见那熊对天嚎叫了一声，一把将肚皮上的长箭拔了下来。冬天的熊皮毛厚，一般的箭头是插入不了肉中，最多造成点皮外伤。与它那高大的身姿比起来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。

章滢从来没见过如此凶猛而魁梧的野兽。



从它一出来，林中就散布着一股腥气，让人不寒而栗，就连胯下的马儿都吓得仰蹄乱叫。云卿一见章滢慌乱的样子，连忙喊道：“小心马！”

闻言，章滢才回过神来，双手抓住缰绳，以防摔下马来，一面和云卿策马往后。五皇子和安初阳上前协助指挥侍卫，吩咐道：“方小侯爷，你负责保护好她们二人！”另外八名侍卫被他喊去保护剩下的三人，以防被那熊伤着。

此时侍卫都拿着弓箭，将熊包围在其中。那熊体态庞大，皮糙肉厚，侍卫拿刀去砍它，只是惹得它更加发怒，反而一掌将侍卫的刀扑下，顿时空气中的血腥之味更浓！

就在所有人注意力都被前方的熊吸引，后方却又是一阵狂风，云卿嗅到突然逼近的腥味，瞳眸猛地紧缩，身子一扑，抱着章滢就势滚下了马身。与此同时，那巨大的熊掌将章滢所骑的母马身上抓出了四条狠狠的血痕，母马发出极为凄厉的嘶吼，撒蹄朝着林子深处跑去！

马儿受到了惊吓，齐齐嘶鸣，树上枯叶纷纷垂落！

侍卫们回头，面色惊变，熊不止一只！还有两只也出来了，它们像是许久没有进食而显得格外饥饿，就连见过世面的侍卫看到这样的熊都要心头一颤！他们纷纷拔出了腰间的长剑，围成半圈，朝着熊逼去！

侍卫们虽然身手高强，但还是敌不过恶熊凶不可遏，吼声阵阵，血肉溅飞之中，又有三名侍卫倒了下去！

五皇子已经听到了呼声，但见两只熊竟然已经扑倒了五名侍卫，呼道：“安统领，你快到那边去！”

安初阳正指挥着侍卫远距离射那一头熊要害之处，转头一看，侍卫已经纷纷受伤倒下，唯一剩下的男子方宝玉又没有武功。

章滢早就吓得全身发抖，云卿还算是镇定的，捡了一把侍卫的刀，手腕却是有些发虚。

其中一头熊干掉了一个挡路的侍卫，看到云卿和章滢时，两眼光芒旺盛，似乎对女子更感兴趣，再也不管侍卫，张着大嘴扑了过去！

云卿拖着瘫软的章滢，防备着一步步地往后退。她们比起那熊来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姿娇小灵活，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地方任她们躲避，只能在树干后穿来穿去。

那恶熊魁梧，被云卿绕得头晕脑涨之后，蛮力顿生，干脆直接将树干拍倒，迈着雄壮的腿朝着猎物而去。眼看利爪就要飞下，云卿转身一把抱住章滢，就地一滚，勉强避开那一掌！

满地雪石飞起，腥气扑面，惊魂夺魄！

情势危急，安初阳一脚踢起地上的长刀，对着熊掷去。巨掌被刀刃插进，熊疼痛不已，望天不断爆吼。受了伤的熊比之前还要可怕，它一把扯下来掌心的刀刃，对着云卿和章滢一把就抓了下去，恨不得将两人撕碎泄愤！

安初阳一脚蹬在马上，借助一股强力，拔出腰间的刀来，迎着那熊横砍而去，就在这时，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！

安初阳的佩刀在接触到熊掌的时候，那精钢炼成的刀，竟然被它一掌扑得顿时裂成了四

截，然后大掌就对着他的颈部直直地抓了下去！

安初阳忍着脖颈处传来的剧痛，眼前一片白光模模糊糊的，几乎不能站立！但听到云卿的声音，心中一狠，靠着直觉模糊知道熊所在的方向，将手中的断刀，对着它的眼睛狠狠地插了下去！

眼睛被毁，那熊连连后退了几步！

安初阳终于得以逃生，却体力不支，倒在地上！旁边两头熊已经被猎杀，五皇子那边侍卫已经可以空出手来，对着最后一头熊包围上去！

方宝玉被侍卫拦在身后，却看到云卿和章滢的困境，急得跳脚道：“快去，快射箭啊，不然就要出人命了！”

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，发狂的熊四处乱扑，云卿拖着章滢连连后退，四周枯枝乱飞，云卿只觉身上剧痛，不知道是被熊的利爪钩到，还是被树枝钩破肌肤！然而此时她也顾不得这些，不要命丧熊掌下才是关键！

她不小心碰到了手上戴着手镯，猛然记起身上还有这个保命的物品，也顾不得被人发现那是一个武器，连连按下机关，十根银针一下全部刺入了熊的皮肉之中。

然而这个可以令人瞬间麻痹的银针刺入到皮厚的熊身上，只是让它身形稍微缓了一缓，动作迟钝一点，仍然阻止不了它前行的动作。

而云卿这个动作彻底激怒了熊，它几乎是遇树劈树，遇石扛石，目标就是云卿和章滢。当血盆大口临近云卿的面前，它身上散发的浓腥气息，几乎能将人熏晕。

完了！难道就要死在熊掌之下了吗？

御凤檀，你在哪……

方宝玉本是被人围在后面，此时也不管那么多，一把扯下侍卫的佩刀往前冲去，大声吼道：“你就冲着小爷我来吧！”

他提着刀往前赶，却一把被人扯住了去势。五皇子他们已经过来，但是发狂的熊实在是太过恐怖，再加上云卿和章滢离熊的距离太近，他们射箭又怕伤了人。心中有了顾忌，反而不敢出手！

就在此时，只看远处两支飞箭一前一后相继飞来，领头的银色长箭带着凌厉的破风之势，如同闪电一般直直插入了熊的咽喉部位，而另外一支紧随在其后的黑色长箭，也挟风雷劲力，一把将那棕熊腹部射个对穿，将它钉在了后面的一棵大树之上！

两箭齐发，劲道惊人！

重伤之下的熊已经无力挣扎，随着血流越来越快，它的嘶吼声慢慢变小，直到消失！

只看远处跑来两骑骏马，为首一匹马如狂风，转眼之间就跳了下来，一道深紫色的人影将云卿扯了起来：“云卿！”

云卿正被那立在眼前的血肉模糊，浑身血液如泉涌的熊吓得全身呆滞，一听到有人大喊她的名字，几乎是反射性地扑到了来人的怀中，低声呼道：“凤檀，你来了，你怎么才



来……”

含着深深责怪和眷恋的话脱口而出，云卿却发现抱着的这个身躯瞬间僵硬如石，当闻到来人身上散发出来陌生的龙涎香味时，她缓缓地抬起了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坚毅的下巴，和一双幽深如鹰的眸子。

一片幽静之中，伴随着另一道马蹄声降临。

“卿卿！”白影随后跃下来，身如疾风，一把将云卿扯到了自己的怀中，双臂紧紧地抱着她，慵懶的嗓音不再复以前的随意，低声道，“卿卿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要怕……”

檀香味如同一抹带着安宁的气息钻入了云卿肺腑之间，慌乱的心在那低声之中得到了安慰，刚才的尴尬在爱人的怀里消散，她环着御凤檀的腰，声音里带着努力克制的颤抖：“嗯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”

四皇子的心猛地一颤，他的身上还沾染了刚才那一抹芬芳馨香，那一瞬间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心跳得多快，她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怀中，微微颤抖的身躯全然靠着他，那一刹那，宛若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那个扑过来的人儿，美好的梦幻让他不由得抬起手来，想要抱着她，给她安慰，直到紧接而来的那一句话，像是一把针刺入他全身的穴道，再也无法动作。

她认错了人！

她因为惊吓过度，将他当作了御凤檀！

锐利的眸子抬眼望着那一对人儿，女子纤长的身子被男子裹在怀中，那眷恋的姿态带着全然的信任，如同两棵从来都纠缠在一起的树，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

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多余。

是啊，她从来都不曾给他好脸色看过，又如何会主动地往他怀中扑来，这一切的爱恋都只是给另外一个男人而已。

这一刻，他萌生了一种可怕的念头，他想要砍断御凤檀的手，摘下他的头，将那个人换做自己。

四皇子的恨意从那双素来冰冷的眸子里流露出来，周围的人只觉得三人之间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在流淌着。

“御医呢，快去把御医请过来！这里有人受了重伤！”

方宝玉的声音打破了这一片的幽静，众人才收回自己的视线，开始忙碌了起来，心中却暗付，刚才世子出现将世子妃一把抢到怀中的时候，四皇子的表情好可怕……

可那个，是世子妃啊……

四皇子素来不喜欢的那一个……

方宝玉的声音也让御凤檀恋恋不舍地放开了云卿，看到云卿身上划破的衣裙，立即将自己的银色大氅解了下来，包在云卿的身上：“哪里不舒服？”

云卿摇摇头，此时她的心已经平息，抬起头，视线里看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四皇子，他眸

子里带着一丝复杂的光芒，定定地停留在她的身上，似恨，似怒，又似苦……

苦？这个欲要将她置之死地的男人又怎会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她呢？

云卿自嘲地冷笑转头去看章滢，她正扶着地上的安初阳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比起刚才受的惊吓，更可怕的是她亲眼看到安初阳在她的身前倒下。

云卿从腰带之中抽出一包银针，此时她顾不得什么会不会被人发现她懂医术了，吩咐侍卫将安初阳放在平整的地面，手指如飞，迅速用银针在伤口周围的大穴上捻动，一面问道：“你现在感觉如何了？”她需要确定安初阳是否还是清醒的。

“没事……”安初阳嘴唇抿了抿，像是想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笑容，却越发显得那沾了血迹的面庞惨烈，章滢整颗心都在发疼，若不是旁人在这里，只怕她会紧紧地搂住安初阳。

心上人在自己的面前受重伤，是很容易让一个人泄露心底最深处情绪的。现在身边人多眼杂，若是让人瞧出来必然麻烦。云卿眉头一皱，对着方宝玉道：“你带人扶着珍妮娘娘回去，然后吩咐御医赶紧前来。”

这里都是男人，云卿要施针不能离去，其他人都要避嫌，唯独方宝玉生得一副柔弱的外貌，也只有让他将章滢带走了。章滢听出云卿的意思，她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，只深深地望了一眼安初阳后，站起来随着方宝玉一同出了林子。

林子里一片凌乱，血腥的气息在每个人的鼻间心头萦绕。

御凤檀目光落在那三头被猎杀了的熊上，转头道：“四皇子，五皇子，围场出现了熊，请即刻派人清查整个围场，查看还有没有其他野兽，迅速清理！”随后他向着易劲苍轻声吩咐道：“立即将围场周围出现的可疑人物全部抓起来，待我来审问！”

此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后怕，刚才若是他晚来一步，云卿会遭受怎样的厄运！他根本就不敢在脑子里再回想起那一幕，当听到林子里传来不正常的烈马嘶鸣之声，伴随着猛兽的怒吼，他就丝毫不能再停在原地等待着她的回归。待渐渐逼近，远远瞧见那混乱的一团中，青色的人影正倒在地上，庞然猛兽狰狞欲扑，那一刻，他的整颗心脏就像要从胸腔中蹦出来一般，脑中几乎停止了思考。

太危险了！

将现场的一切清理干净，一个侍卫捧着猎杀熊的两支长箭过来，恭敬朝着两人开口道：“四皇子，瑾王世子，你们的箭。”皇家狩猎每个人用的箭上都有特制的标志，为的就是射到猎物身上以便分清。

御凤檀扫了一眼黑色铁箭，狭长靡丽的眸子里掠过碎冰寒光，精致的朱唇弯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：“四皇子箭法不错。”

这一箭是他看着四皇子在他前方射的，就在他举弓之时，从左侧骑马而来的四皇子，也同样备弓准备。

五百米的距离，拉弓射箭，穿透熊的腹部，箭头还射入树干之中，绝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。然而令御凤檀心头不爽的不是四皇子箭法高明，内力深厚，而是四皇子在危急时，





对云卿表现出来的急迫关心。

四皇子一身紫袍在密林之中越发显得沉郁，刀刻斧凿般的脸庞上薄唇轻抿：“世子不必夸赞，你的箭术很是高明。”

五百米外一箭穿喉，精准无比，箭速比他更快，抢先一步射中猎物，比起他来，更多了一层精准的眼力！

御凤檀挑眉一笑，诡魅无比：“四皇子一举将熊猎下，今日的猎物可足够丰富了啊！”一句话，便将四皇子意在救下云卿的行为，说成了打猎，明摆了不想让云卿对面前这个家伙记恩。

四皇子眼眸微眯，透出一股危险的光芒：“恶熊又有何惧，若不是眼看那发狂的畜生要伤到韵宁郡主，本皇子绝不会插手！”

他也不明白自己几番想要将沈云卿置于死地，却为何站在一旁眼看着那熊就要将云卿撕裂时，心中却多了一道怪异的感觉，容不得他思考，情不自禁地张弓射箭！

如今回头来看，似乎在内心深处，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她受到伤害！在听到御凤檀故意要将他的行为曲解为猎杀熊时，不痛快的感觉就更深了！

好你个御宸轩，我就知道你在打云卿的主意！

御凤檀露出了一个阴森森的笑容，朝着侍卫走去，却停驻在四皇子的面前，声音如同鬼魅一般响起：“四皇子，你每次对云卿下毒手时，其实心中早就知道她能够破了你那一个个诡计吧，或者说，你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等着她为难的时候，挺身而出，像刚才那样做一个英雄，让她突然改变观点爱上你，回应你那深藏在心底不可见人的感情？”他说着，音色转为诡谲莫测，“只可惜，她就算抱着你，喊的也是我的名字！”

四皇子脸色一僵，如同一桶冰水连绵不断地从他头顶浇落，全身发寒，心里却有一股不同于寻常的灼热。像是被人说中了隐秘的心事。从内透着无尽的冷意，遍布到四肢之中，整张面容越发冷酷。

侍卫举着两支箭，却看两位尊贵无比的皇子龙孙，你夸我，我夸你，就是不拿箭。说着说着，眼看着其中一位本来就冷酷的面色越发有低温的走势，干脆往后退了一步，能从熊掌下逃出来，可别死在这个地方，那就是真的倒霉了啊！

云卿正埋头处理伤口，手边能用到的金疮药、止血药都已经都用上了，可安初阳的伤口还未停止流血。人失血过多，一旦昏厥就迈入死亡了。她略一凝思，手中不停，喊道：“凤檀！”

一听到云卿的声音，御凤檀对着四皇子眯眼一笑，扬声应道：“夫人，何事？”

夫人？御凤檀什么时候开始改称呼了？云卿只是稍微一愣，精力又放在了眼前的伤员身上：“你速度快，先去到御医那拿止血药来，拿最好的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好！”御凤檀目光落到安初阳的面容上，虽然不喜欢四皇子在此，但事情有轻重缓急，他也不再停留，翻身跃马，往营帐所处之地奔去。

云卿要将安初阳身上的伤系好绷带，却发现手脚早就疲惫无力，根本就不能抬起他的身子，低头喊道：“来个人帮忙！”

“我来吧。”五皇子蹲了下来，扶着安初阳的身子，以便云卿低头将绷带在他身上绕圈。他望着面前脸色发白，手都有点抖的女子，虽然刚才遭受惊吓，却仍然掩饰不了国色天香的美貌。

五皇子的目光落到云卿纤细的手背上，上面还有两条明显被熊利爪刮过的红痕。他刚才看到她带着珍妃，连连躲避狂熊袭击，明明放开吓得腿软的珍妃，她必然能够逃脱，却在遭受袭击的时候，不扔下朋友逃离。

这是个很奇特的女子。和她做朋友，应该是可以放心无忧的吧。

“好了。”云卿抬起头来，对上一双清澈而温和的眼眸，近距离来看，才发现五皇子的眼睛并不是纯粹的黑，而是黑中带着一点深蓝，好似夏夜里高远的天空一般。

听说开国乾帝的眼睛便是深蓝色的，她温和地一笑：“谢谢五皇子。”

这笑容在郁暗的林中，宛若一道明亮的月光，让人心头生出袅袅的暖意，五皇子也回之以一笑：“举手之劳罢了，倒是你，未曾想到除了画艺卓绝之外，你还擅长医术。”

既然出手，云卿就做好了被人询问的准备，她从容地答道：“学过一些岐黄之术，不敢妄自称医，若不是安统领伤势严重，我哪敢出手。”

五皇子接过侍卫递来的帕子，瞧了一眼云卿手上的血迹，又递给了她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世子妃有心了。”

手上黏黏的确实不舒服，云卿也不推脱，将帕子接过来，细细擦拭着手指上的血液，微微颌首。脑子里想起她当初学医的初衷，却是为了防止家人被害，哪里有五皇子说的这般崇高呢。如今学了这医术，不仅能自保，还能救人呢。

不过从今日起，她会医术的事情，只怕也是瞒不住了，毕竟普通人是不会随身带着针灸所用的银针的。到时候回去，还是跟师傅说一下今日的情况吧。

## CHAPTER 26

### 第二十六章 巧施针玉妃失宠

“他的伤实在是太重了，这样重的伤很难治愈啊。”御医叹了一口气，继续埋头施针。

章滢站在帐篷外，整个人如同被一盆凉水从头泼到了底。云卿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努力让她不要露出太多的异样来，好在周围的人都以为她的神情是被熊吓到的，没有谁格外留意。

拉着章滢到了一间营帐搭建起来的行医馆，章滢望着云卿：“安初阳的刀怎么这样就会断掉？”

侍卫的佩刀都是精铁锻造而成，不说削铁如泥，但绝对不会是如此劣质的铁器。



云卿早就让人将断刀拾来，桑若拿着断刃刃口一看：“这刀被人做了手脚，别说是砍熊，砍一棵枯树刀都会断裂！”

章滢一手将刀片扯了过来放在面前，目光落在那劣刀之上，她的全身都在颤抖，头上的金钗随着她的动作不断摇晃，泄露了她内心激愤的心情！

“是她！是她！云卿，是她！”

云卿从来没见过章滢如此失控，那张美艳的面容上露出了极端愤怒的表情，她几乎是不可克制地站起来：“我知道一定是玉嫔，你和我在山上听到了吧。肯定是她动了手脚！若不是如此，那林中怎么会有熊出现！”

别说章滢知道，云卿从一开始便想到了这一点，围场之中，怎么可能会有熊出现？而且熊早就已经冬眠，其中定然是有人动了手脚。

云卿望着激怒的章滢在帐篷里寻找可以刺人的东西，直到发现没有什么锋利的东西时，她直接拾起了安初阳的断刀捏在了手中，手掌被刀刃割伤，鲜血直流，而她却似乎没有一点痛感，两眼发红，便要冲出去。

云卿连连皱眉，一把扯住了她，低声斥道：“章滢，你冷静一点！”

“冷静？让我怎么冷静？他是为我受伤的，如果不是我，他根本就不会这样！难道你没有听到御医说吗？他现在很危险，随时随地可能丧命，这关他什么事？玉嫔她不是想要害我吗？她想要害我，现在我就到她面前去，看到底是她死还是我死！”这时的章滢被愤怒掩盖了理智，她心爱的人躺在她的前面，浑身浴血，激烈的感情冲击已经让她没有办法理智地思考。

可是她如果这个时候冲到玉嫔那里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云卿扬起手扇到章滢的脸上，声音平静中含着一股瑟瑟的冷意：“你去啊，你现在去，你去只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如此地挂念安初阳，你为了他可以去杀害一个陛下宠爱的妃嫔，你去！如果你想要安初阳死得快一点，那么你就赶紧去！”

这一巴掌并不重，却让她的动作停滞下来。她手慢慢地垂了下来，手中的刀片叮当掉到了地上，眼睛里溢出一汪水雾，望着云卿：“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见她已经不再冲动，云卿对着桑若使个眼色，桑若将她受伤的手捧了起来，掏出金疮药撒在了上面。

云卿则在一旁慢慢道：“刀的事情，你已经看到了。熊是被人放进来的没错。但是你以为她一个人能做这么大的事情吗？她一个普通的歌伎出身，如何让人训练熊进来这侍卫重重的密林之中呢？她的背后肯定有人！要杀掉玉嫔是简单，但是要将身后的人一起责罚，却需要更深的谋划了。你现在冲动也许能逞一时之快，但是换来的却是严重的后果和擦不干净的耻辱。你在皇宫这么久，难道还不知道吗？”

十公主说要女子参加狩猎，便是玉嫔计划开始的第一步。而后，玉嫔又让人将安初阳的佩刀换掉，当近距离打斗的时候，失去了兵器的人，是没办法和体态比人还魁梧的熊相争的。

而且这熊必然是早就准备好，等分好组之后，选好道路，待回来的路上，再确定章滢在